

《1966年》

王小妮 著 东方出版社 2014年1月出版

【内容简介】▷▷

发生在1966年的故事。日常市井中普通的人们,在那特殊一年里,日复一日的懵懂和不安。王小妮用她从容的文字、含蓄的方式,还原那一年中,北方城乡间各不相同的人心冷暖。触碰了突然事变的降临带给平凡人们的影响,故事简单而蕴藏的情感深远。

【作者简介】▷▷

王小妮,1955年生于长春市,曾随父母下放农村和作为知青插队前后7年。1978年春考入吉林大学中文系,后做电影厂编辑。1985年迁居深圳,2005年起在海南大学人文传播学

【精彩评论】▷▷

这是一本由十个故事组成的书,每一个故事里的人物,虽然作者刻意用了模糊的名字,如烧锅炉的年轻人、戴眼镜的、卖盐的、结巴等等,但是,在那个非物质年代里,本来过得都很快乐,就是因为进入1966年那个非常

时期,都开始活得小心翼翼起来。在每一个故事开始前,进入读者视线的是一幅幅不同的素描画,在素描画里加上那一笔浓浓的一团墨迹,足以读出,他们当时的内心,要经受多大的压力,这种压力是来自于未知,这是最可怕的。在《普希金在锅炉里》故事里,那个烧锅炉的年轻人爱读书,可是,他预感到了他的书要遭难,或者说他会因为他的书而遇到不测,所以,聪明的年轻人找到医生家,以为这里很安全,谁知,他所有的书,包括他手抄的普希金的诗,都在这里被送进锅炉。但他知道实情后,并没有伤心,而是一种轻松,难道真得是一种轻松?我想那种心底的疼痛、精神的打击,只有他们各自忍得住了。

【精彩评论】▷▷

近读《莲心向佛》,忆及十余年前购得《苏曼殊文集》,并有随笔发表。今读此书,仍郁郁有感,不禁聊申惻怀,遂赋七律一诗云:“梵经诗画本无殊,初服袈裟竟自孤。继续绳绳劳薄命,娉娉婉婉泛群居。岂无文字可传教,必有才情好著书。白玉楼城惜短寿,残香断楮悼何如!”

苏曼殊(1884-1918),本名苏玄瑛,字子谷,号曼殊,广东香山人民。幼年失怙,母河合氏居日本。零仃无所依,年十二披剃于广州长寿寺,后诣雷峰海云,具三坛大戒,嗣受曹洞衣钵,继通梵汉暨欧罗巴诸国典籍。1903年留学日本,回国后任上海《国民日报》翻译,1907年赴日组织亚洲和亲会,公然反抗帝国主义,后与鲁迅等人合办杂志《新生》而未果。1918年5月2日病逝于上海,年仅35岁。汪精卫亲自经理后事,葬之于杭州西湖孤山。近代大诗人刘大白吟诗云:“残阳影里吊诗魂,塔表摩挲有阙文。谁遣名僧伴名妓,西冷桥畔两苏坟。”

苏氏一生,生于颠沛,死于忧患。故其诗情画意偏多哀怨,风流蕴藉,赋性空灵,实乃出世而兼入世,诗僧并得情僧。如同唐之怀素、宋之惠崇、明之朱耷、近代之弘一大师李叔同,得非以文弘道,以艺传法者乎?又似由文字般若而入观照般若,随顺世众,二帝圆融者。然以其身世蹭蹬,实为一代僧中传奇人也。自古僧众湮灭其名者居多,而曼殊以奇才多艺名垂后世,并与孙中山、章太炎、于右任、陈独秀、刘师培、柳亚子、周瘦鹃、包天笑等人过往甚密。虽未得永年,仍留有数篇小说、大量诗作画品,如《燕子龛随笔》、

他们的故事绝非特殊,而是普通又普遍的。这些普通人,从事各种行当,背负各种历史,在这个人人自危之年的某个临界点,他们的生活发生了身不由己的改变——这改变不是轰轰烈烈的生死抉择,而是灰色地带的沉浮明灭,人性的斑斓底色由此彰显。

院任教。曾出版诗歌随笔小说多部。作品包括:《我的纸里包着我的火》、《世界何以辽阔》、《安放》、《一直向北》、《上课记》、《上课记2》等。

在《两个姑娘看电影》里,把一个人物的心理动态,刻划得淋漓尽致。电影对现在的人来说,想看,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儿。而1966年,两个对生活充满了热情的乡村姑娘,她们只想进城看一场电影,然而,她们这么简单的愿望,如果在之前一年,可能顺利地看到了,可她俩偏偏在1966年的一天,尽管她们不辞辛苦骑着借来的自行车,冒着炎热的天气骑行六十公里进了城,只为了看一场电影的愿望却落空了。这是多么让两个姑娘失落的结果啊。然而,这还不是让她们最失落的,最终,她们的长辫子被那些疯狂的人给剪掉了。读到这里,谁的心情能够平静!1966年……

非常时期,确切地说,是一个疯狂的时代。《在一个口信》里,因为一个工人看到“弟弟”的影子很害怕,认出来以后,就随便扯了个谎,说是晚上有重要情况播报,弟弟一口应承下来,说把这个口信儿转给姐姐。姐姐辩不清真假,忙活着一家挨着一家去送信,结果,折腾了很久也没听到重要情况播报。弟弟没有扯谎,当然,他是喜欢有重要播报的,因为在有重要播报的时候,即使已经睡着了的人,也会在半夜里起床起身,到街上敲锣打鼓舞红旗,喊着口号围着街道转几圈儿,也算完成任务了,回家接着睡!

像我这样年龄的人,虽然没有经历过那个时期,但是,用我的思维,只能理解为——非常时期,冷暖自知。

【内容简介】▷▷

苏曼殊的作品以其独特魅力,艳光四射,其主要原因在于“出之以真诚”。他的创作时刻坚守“不妄言”这一准则,正因作品字字真诚,满怀真挚情感,使他被誉为“中国的马·路德”。

【作者简介】▷▷

苏曼殊,近代作家、诗人、翻译家。字子谷,本名玄瑛,曼殊是他的法号。一生能诗擅画,通晓日文、英文、梵文等多

《断鸿零雁记》、《岭海幽光录》、《曼殊画谱序》、佛教《梵文典》八卷,译著英汉对照《文学因缘》八卷等。所作旧诗,尤爱其“春雨楼头尺八箫,何时归看浙江潮?芒鞋破钵无人识,踏过樱花第几桥。”“白水青山未尽思,人间天上两难微。轻风细雨红泥寺,不见僧归见燕归。”何其轻俏旖旎,婉约妩媚,天才奇才,性灵幽渺。而又山居吟道:“山斋饭罢浑无事,满钵擎来尽落花”,真是余香满口,禅心玄妙,令人大展天华乱坠之想象。

佛门一向戒人作诗,谓为绮语。然又不能一概而论,宗门教下参禅悟道而诗留佳作者不胜其多。我未出家,不知曼殊之情怀,若是,亦难忘情文字也耶?试观曼殊之为文为僧,虽情深意切,然犹菩萨低眉,空诸色相;虽姹女盈前而未损定心,岂《心经》“色即是

《丙中洛的眼泪》

黄哲 / 那森 著 九州出版社 2015年1月出版

【内容简介】▷▷

生于云南傣族村寨的阳光女孩儿褚遥,只身在丙中洛支教多年,亲身见证了这一地区基础教育的艰辛与变迁。生活优越的型男韩道与白富美女友因性格等问题闹矛盾,一人赌气到云南旅行散心,在途中他救下出了事故的货车司机,并结识了同来援手的褚遥……

【作者简介】▷▷

黄哲,曾为大型企业高管,酷爱摄影,无格定位的旅行者、公益使者,十余年踏足国内多个原生态地区及诸多国外旅行圣地,积极参与多项公益活动;年近不惑,难改本性,惟愿存真,如影随行,亦步亦趋,一步一型。

【精彩评论】▷▷

“无论肥沃抑或贫瘠,耕耘以同样的深情。你若唤作成长,我的爱,就有了名字”,这是《丙中洛的眼泪》一书中女主人公褚遥的一句名言。这位有着天使般清纯外貌和金子般美好心灵的边陲年轻女教师,以执著的信念和满满的爱,一心扑在支教事业上,直至献出宝贵的生命,读来让人为之动容,心灵受到启迪和净化。

这部被多位社会名流联袂推荐的情感小说,围绕男女主人公的爱情故事展开。韩道和褚遥的感情,就像丙中洛的山水一般美好,从邂逅的那一刻起他们就彼此倾心,埋下爱情的种子。而他们最终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,也是经历了不寻常的感情波折。他们在相互磨合中,验证各自内心真实的感觉,最终锁定了真爱的目标。

事业需要信念的支撑,从事公益事业更是有着超人的毅力和勇气。褚遥这位傣族村寨的阳光女孩,大学毕业后便离开了人人努力想留下的城市,只身在少数民族山区默默支教多年。她在

这次相遇对韩道对褚遥由敬佩而生爱慕,也开始了不辞劳苦的支教生涯,还帮雾里村筹建了一所简陋的小学。谁料奉献之路远非想象中那般顺利,两人的感情也面临着各种挑战。几经辗转,就在他们为了公益的理想重新团聚时,褚遥却付出了生命的代价……

那森,原名曹凌雁。曾经的物理教师,资深媒体人,现任某汽车杂志主编,热心公益事业。已出版长篇都市小说《新婚时代》、幻想小说《别怕,去爱吧》、职场小说《毕业头三年》;另著有都市小说《随遇未安》等作品。

没有任何外部资源和社会机构支持的条件下,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,辗转数十个村寨开展义务教育,把三个少数民族近百名儿童从学龄前一直送到高中。她的信念很简单:尽一切努力让丙中洛的孩子们不因贫困而失去学习的权力。从她的身上读者会体会到怎样的人生才有价值,繁华嘈杂的都市生活下,人们缺失的是什么。

就是这样一位坚强果敢的女孩,当她沐浴在爱的芬芳里,更对自己所从事的事业充满信心。爱不仅是肌肤之亲心灵相通,还可以传递高尚的理念和精神。由倾慕到爱慕的男主人公韩道正是在褚遥的感召和影响下,加入到边陲支教的队伍中,成为一名铁杆志愿者,并在褚遥离世后,扛起了公益的旗帜,继续她未竟的事业。

《丙中洛的眼泪》用散文诗的笔调,描绘出雾里村的美仑美奂,当地百姓的淳朴善良,少数民族的风土人情。小说有冲突,有波澜,情节引人入胜,让读者感受着阅读的美好。小说把支教公益事业这一主题放到凄美的爱情故事中讲述,让这一崇高的事业有着现实的依托,让读者为主人公高尚的灵魂而喝彩。

《丙中洛的眼泪》也告诉读者,公益事业并不是简单的金钱和颐指气使的口号就能做好,而需要身体力行的长期实践。唯如此,公益事业才会蓬勃发展,人间向善之花才会争芳斗艳。

《莲心向佛》

苏曼殊 著

【内容简介】▷▷

本书收录了作者在小说、诗歌、散文、绘画等领域的作品,是一本文集。其小说多以恋爱悲剧为题材,缠绵悱恻,委婉动人,在心理描写和景物描写方面有许多独到之处。

【作者简介】▷▷

苏曼殊,近代作家、诗人、翻译家。字子谷,本名玄瑛,曼殊是他的法号。一生能诗擅画,通晓日文、英文、梵文等多

种文字,可谓多才多艺,在诗歌、小说等多种领域皆取得了成就。

空,空即是色”之注脚乎?是故著名书法家沈尹默叹之曰:“雨散云飞梦未成,多情毕竟是无情。疏钟红叶当时语,争信人间有死生。”人常谓“不俗即仙骨,多情乃佛心”。曼殊是僧是俗,不可以我辈凡夫意度之。如血肉济痲、吞针罗什,此皆异相示人,如莲生淤泥而不被淤泥所污乎?然为佛弟子,无论出家在家,若未成道,断不可以曼殊之行藏为例也。况其作品不独绮怀情语,侧身两间,亦不失其悲天悯人、愤世忧怀之爱国热肠,此可于《岭海幽光录》记赞明末忠烈烈女中得之,如“嗟夫!圣人不作,大道失而求诸禅;忠臣孝子无多,大义失而求诸儒;《春秋》已亡,褒贬失而求诸诗。以禅为道,道之不幸也;以僧为忠臣孝子,士大夫之不幸也;以诗为《春秋》,诗之不幸也。”真慧士之

语,哲人之思。于《讨袁宣言》则云:“衲等虽托身世外,然宗国兴亡,岂无责耶?今直告尔:甘为元凶,不恤兵连祸结,涂炭生灵,衲等虽以言善习静为怀,亦将起而禔尔之魄!尔谛听之。”除是之外,更有忧愤印度人亡国后的痛苦嘶声,及翻译拜伦痛哭希腊的悲歌,褒扬女杰郭耳曼的气焰等。然人皆多面,曼殊亦未免俗,不仅多愁善感,亦多荒诞谐趣,甚或玩世不恭之语,此等皆于寄赠诸友书札中见之。

著名作家郁达夫先生曾经如是评价苏曼殊:“笼统讲起来,他的译诗,比他自作的诗好,他的诗比他的画好,他的画比他的小说好,而他的浪漫气质,由这一种浪漫气质而来的行动风度,比他的这一切都要好。”无论在僧在俗、人品艺术品,殊当公允之论吧?



▲《莲心向佛》▲
 新世界出版社
 2013年5月出版